

《打花鼓》

主要角色

鼓婆：旦

鼓郎：丑

公子：丑

情节

此剧为一狎邪公子某，途遇凤阳人夫妇，在街演唱花鼓。某见鼓婆略有姿色，遂与百般打诨，既复令至家中，某与同唱连相一曲，唱时随手调戏，丑态百出，盖纯乎俗语所谓打扯戏也。

注释

此剧本昆曲中之《花鼓》，纯以鲜花小调及谄白身势见长。惟昆剧中某名曹月娥，头幕上有某与女婢朝露，在花园调戏，为凤阳人上场锣鼓所惊散一节，京剧中均无。然公子而名月娥，又觉不伦不类，恐《缀白裘》中亦不免有误点也。常见夜来香、林步青、马飞珠合演此剧，林马诙谐百出，无一语不令人捧腹，夜伶媚态横生，尤足使人心醉。

根据《戏考》第三册整理

(鼓婆上，作身段完，打鼓。鼓郎上。)

鼓郎 (笑) 哈哈！

鼓婆 (吹腔) 身背着花鼓，手提着锣，
夫妻恩爱秤不离砣。
满脸容颜俏，咱也会唱歌，
穿街过巷，两足快如梭。
戏耍的唱中呀，哪怕人儿多，
我的汉子，你打锣来，我把这鼓儿助，
吓！你打鼓来，我把这鼓儿助。

(白) 打吓打吓。

鼓郎 (白) 打不下去了。

鼓婆 (白) 你什么打不下去了？

鼓郎 (白) 这几天没有上街做生意，没得钱吃鸦片烟，故尔打不下去了。

鼓婆 (白) 哦，你没得钱吃鸦片烟，你打不动呢。你看今天天气晴和，我们到大街上，去做生意吧。

鼓郎 (白) 好吓，我们就走，让我来关上门。

鼓婆 (白) 关门做什么？

鼓郎 (白) 怕羊子吃了我的被窝。

鼓婆 (白) 你是什么被窝？

鼓郎 (白) 我是金丝被窝。

鼓婆 (白) 什么金丝，就是稻草的。

鼓郎 (白) 不要说出来，难为情的。

鼓婆 (念) 家住在凤阳，

鼓郎 (念) 两脚走慌忙。

鼓婆 (念) 只为生和计，

鼓郎 (念) 花鼓度日光。

鼓婆 (白) 汉子你回来。

鼓郎 (白) 出门人不走回头路，

鼓婆 (白) 你回来吓。

鼓郎 (白) 让我倒走回去，家里的什么事？

鼓婆 (白) 你看头里，好大一个晒衣裳的架子。

鼓郎 (白) 那个不是晒衣裳架子。

鼓婆 (白) 是什么东西?

鼓郎 (白) 是大户人家的牌坊。

鼓婆 (白) 哦, 是大户人家的牌坊, 你看底下, 还有两个哈巴狗, 在那里吃欢喜团。

鼓郎 (白) 嗨, 什么, 那是狮子滚绣球。

鼓婆 (白) 哦, 那是狮子的舅舅。

鼓郎 (白) 狮子有了舅舅, 老虎还有外甥了。那是狮子滚绣球。

鼓婆 (白) 哦, 狮子滚绣球。

鼓郎 (白) 是的, 走吧。

鼓婆 (念) 身背着花鼓上长街,

鼓郎 (念) 引动四方君子来。

鼓婆 (念) 唱得人家心欢喜,

鼓郎 (念) 斗大银钱赏出来。

(公子上。)

公子 (白) 今日闲暇无事, 大街走走, 前去玩耍玩耍。

(公子看鼓婆, 扇打鼓, 揣文。)

公子 (白) 好响的皮鼓吓, 好响的皮鼓吓。

(鼓郎打公子头。)

鼓郎 (白) 好一个肉头吓, 好一个肉头吓。

公子 (白) 咳什么东西, 在你大相公头上打了一下?

鼓郎 (白) 你是什么东西, 在我老婆皮鼓上打了一下?

公子 (白) 你大相公的扇儿打鼓, 岂不是咚咚敲响——

(公子揣文。)

公子 (白) 咚咚敲响吓!

鼓郎 (白) 这个相公的扇子, 还有毛呢。

公子 (白) 这是扇坠之须, 岂是毛乎, 岂是毛乎吓。

鼓郎 (白) 相公我把你好有一比。

公子 (白) 好比什么?

鼓郎 (白) 孔夫子的卵泡——

公子 (白) 此话怎么讲?

鼓郎 (白) 到有些文绉绉。

公子 (白) 这是什么话, 过去待我看看。

不中吓, 实在的不中吓吓。

鼓郎 (白) 今科不中, 下科再来吓吓。

公子 (白) 什么话。

鼓郎 (白) 相公你在那里说什么?

公子 (白) 我看这个打花鼓的上面这个人头鬼……

鼓郎 (白) 脸。

公子 (白) 倒也罢了, 底下未记八幅罗……

鼓郎 (白) 裙子。

公子 (白) 露出七手八……

鼓郎 (白) 脚。

公子 (白) 到有些成人长……

鼓郎 (白) 大。

公子 (白) 一不可看, 二不可闻, 三到晚上, 打将开来, 倒有些臭也乎哉, 希臭也不可闻也, 吓吓。

鼓郎 (白) 哎呀喊, 这么些个话, 我再去看看。

不中吓, 实在的不中吓。

鼓婆 (白) 什么不中不中?

鼓郎 (白) 那个相公说了话了。

鼓婆 (白) 说什么话?

鼓郎 (白) 他说上面这个人头鬼……

鼓婆 (白) 脸。

鼓郎 (白) 倒也罢了, 底下未记八幅罗……

鼓婆 (白) 裙子。

鼓郎 (白) 露出了七手八……

鼓婆 (白) 脚。

鼓郎 (白) 有些成人长……

鼓婆 (白) 大。

鼓郎 (白) 一不可看，二不可闻，三到晚上，打将开来，倒有些臭也乎哉，希臭也不可闻也，吓吓。

鼓婆 (白) 这个话是他说的么？

鼓郎 (白) 是他说的吓。

鼓婆 (白) 我去问问他。

哦，大相公，你不要笑我，我们凤阳人，修头不裹脚。常言道，脚大踹得江湖稳。

公子 (白) 脚小呢？

鼓郎 (白) 苟你娘的个不太平。

公子 (白) 哽，定太平。我来问你，你们两个是什么样人？

鼓郎 (白) 我们是……

(鼓婆摇手。)

鼓郎 (白) 我们是朋友吓。

公子 (白) 什么？

鼓郎 (白) 是朋友。

公子 (白) 哇！哇！哇！再把你一同哇！

(念)

(白) 相公生来十八九，常在大街走，稀奇事儿，见了千千万，没有见过男女交朋友。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说，你相公二指大的帖，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四十大板，一面大枷。

鼓郎 (白) 哎吓喊，好厉害。

老婆，我要说呢，我要说呢。

(鼓婆摇手。)

鼓郎 (白) 我要说呢。

相公吓，她是我的老婆。

公子 (白) 哦，是你老婆？

鼓婆 (白) 什么？在家是你的老婆，出外还是你的老婆么？

鼓郎 (白) 不是我的老婆，难道是我的娘么？

公子 (白) 依我相公看来，不是你的老婆。

鼓郎 (白) 不是我的老婆，还是哪个的？

公子 (白) 是你的大相公的老婆。

鼓郎 (白) 吓，相公，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

公子 (白) 如今改了规矩了，朋友妻，大家欺。

鼓郎 (白) 怎么说，相公的老婆，我来欺。

公子 (白) 哽，什么话！我来问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鼓婆、

鼓郎 (同白) 我们有招牌的。

公子 (白) 招牌在哪里？

鼓婆、

鼓郎 (同白) 在手里，相公看。

(三锣三鼓。)

公子 (白) 哦，是卖糖的。

鼓婆、

鼓郎 (同白) 我们说出来吧。

(三锣三鼓，鼓婆、鼓郎同打花鼓。)

公子 (白) 哦，打花鼓，家去打。

鼓郎 (白) 哎吓喊，不好了。

老婆吓，相公说打花鼓，枷起来打。

鼓婆 (白) 这个话，是他说的么？我去问问吓。

相公，我们汉子打花鼓，不犯法，为什么枷起来，还要打？

公子（白）吓，这个话，是哪个说的？

鼓婆（白）我们汉子说，是相公说的。

公子（白）吓，他出来做生意，两个耳朵一个也不带，哪一个说枷起来打？我说打花鼓，上我家里去打；纵要枷起来打，还要看在你的份上。

鼓婆（白）汉子你听错了，相公说打花鼓，上他家里去打，没有说枷起来打。

鼓郎（白）哦，没说枷起来打。

公子（白）吓，相公，家在哪一门？

鼓婆（白）把你枷在小东门。

公子（白）你不会说话。

鼓郎（白）请问相公：府上在哪里？

公子（白）你看她说话就好听，你说话就讨厌。

鼓郎（白）我连话都不会说了。

（公子拉鼓婆手。）

公子（白）我的府上顺着我手瞧：就在前面，你看八字粉墙，合脊门楼，两柱大旗杆，那就是我的府上，你让我香一个嘴。

（鼓郎拿锣。）

鼓郎（白）中间还有一堵墙。

公子（白）哎，真真讨厌。

鼓婆（白）我们跟相公去打。

公子（白）自要她去打，不要你去。

鼓郎（白）不要我去打不成，有她就有我，我们是连担码子。

公子（白）如此说来，总要你去，你离我远些。

（公子拉鼓婆手。）

公子（白）你随我来。

（鼓郎换鼓婆手。）

公子（白）吓，打花鼓的，你今年几岁了？

（鼓郎装鼓婆。）

鼓郎（白）我今年十八岁了。

公子（白）哦，你今年十八岁，好好。你是哪里人？

（鼓郎装鼓婆。）

鼓郎（白）我是凤阳人。

公子（白）噢你是凤阳人。吓，打花鼓的，你的手，为什么这般粗得狠？

（鼓郎装鼓婆。）

鼓郎（白）吓，相公，我们在家里，常常做事的，故此手粗的。

公子（白）这也难怪。如此说来，你与我香一个嘴。

鼓郎（白）嗬嗬，你倒要香嘴了。

公子（白）吓吓，真真讨厌的东西，真真讨厌。到了。

鼓婆（白）相公开的什么店？

鼓郎（白）什么开店，这是春联对子。

公子（白）看你不出，你倒认得字。

鼓郎（白）我认得两个。

公子（白）你念把我听听。

鼓郎（白）哦，我来念，这上联，是：“向阳门前龟晒壳”。

公子（白）你念错了，让相公念来：

（公子揣文。）

公子（白）向阳门前春常在。

鼓郎（白）吓，相公在门上，不在我老婆嘴上。

公子（白）下联念来。

鼓郎（白）“积善之家养脚鱼”。

公子（白）又念错了。

（公子揣文。）

公子（白）积善之家庆有余。

鼓郎 (白) 吓, 相公, 这个里头, 不要说鱼, 就是泥鳅, 也养不活。

公子 (白) 中间还有一个字。

鼓郎 (白) 中间斗大的“忽”字。

公子 (白) 斗大的“福”字。

鼓郎 (白) “忽”字。

公子 (白) “福”字。

鼓郎 (白) “忽”字。

公子 (白) 哎, 把嘴张开我看。

(鼓郎张嘴。)

公子 (白) 好大的门枪。

鼓郎 (白) 什么话, 好大的福字。

公子 (白) 你怎么说清了?

鼓郎 (白) 你骂我么, 我不说吓。

(公子进门。)

公子 (白) 随我进来。

鼓郎 (白) 哎呀, 相公家里, 好高的门槛, 哎呀, 跨不进去, 让我爬吧。这有个名头: 乌龟爬门槛, 但看此一番。

(鼓郎进门。)

鼓郎 (白) 我进来呢。

鼓婆 (白) 哎呀好高的门槛, 进不去吓, 我要回去了。

公子 (白) 不要紧, 待你大相公, 搀你一把。

鼓郎 (白) 不要不要, 家里有人在这块。

老婆吓, 我来搀你进来吧。

(鼓婆进门。)

鼓婆 (白) 相公, 你好吓, 相公你好吓, 你好吓。

公子 (白) 好吓好吓。

鼓郎 (白) 哇! 哇! 哇! 进来了, 什么相公“好好好”! 相公也不生瘟病, 怎么不好吓?

鼓婆 (白) 我们出门人, 要和气生财。

鼓郎 (白) 哦, 出门人要和气生财, 没怪我老不发财呢, 我也来和气和气。

公子 (白) 哎, 相公, 你好你好, 你发财吓。

鼓郎 (白) 哎哎哎, 这作什么, 这作什么。

鼓婆 (白) 哎, 相公, 我们出门人要和气生财。

公子 (白) 哎, 像她和气生财, 像你这个样子, 和气就要生灾了。

鼓郎 (白) 他孝娘不孝老子。

鼓婆、
鼓郎 (同白) 相公在哪块打?

公子 (白) 就在这里打。

鼓婆、
鼓郎 (同白) 唱起来。

(鼓婆打锣鼓。)

鼓婆 (吹腔) 紧打鼓, 慢敲锣,
你老听我唱插秧歌。
别的歌儿都不唱,
听我唱上凤阳歌:
说凤阳, 话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田地,
小户人家卖儿郎。
只有奴家没有儿郎卖,
肩背花鼓走四方。

(鼓婆、鼓郎同打锣鼓。)

公子 (白) 唱得好, 唱得好!

鼓婆 (吹腔) 姐在房中笑呵呵,
一心要唱十八摸。
东一摸, 西一摸。
一摸摸着个大家伙。

(鼓郎坐, 摸。)

公子 (白) 什么东西, 你好坐我的椅子! 椅子是木头做的, 木能生火, 你不怕烧了你的护
眼毛。

鼓郎 (白) 相公怎么好坐的?

公子 (白) 你相公是水晶的屁股, 不怕火烧的。

鼓郎 (白) 相公唱得好不好?

公子 (白) 唱得好。

鼓郎 (白) 哦, 唱得好, 我们要讨赏了。

公子 (白) 哦, 要讨赏? 赏你五个字牌匾。

鼓郎 (白) 哪五个字牌匾?

公子 (白) “也好不见得”。

鼓郎 (白) 哎呀喊, 这五个字。
老婆赏下来了。

鼓婆 (白) 赏的银子还是钱?

鼓郎 (白) 也没银子钱, 赏了五个字。

鼓婆 (白) 哪五个字?

鼓郎 (白) “也好不见得”。

鼓婆 (白) 这是他说的, 你跟他他说去: 要听好的, 在我肚子里。

鼓郎 (白) 哦, 晓得了。
相公在我老婆肚子里。

公子 (白) 再把你一个哇! 你这句话, 不要紧, 险些伤了三条人命。

鼓郎 (白) 什么三条人命?

公子 (白) 你想你大相公, 在你老婆肚子里, 胀死你老婆, 气死你这呆乌龟。

鼓婆 (白) 哪一个说相公在我肚子里? 我说相公要听好的曲子, 在我肚子里。相公要在我
肚子里, 岂不是我的儿子呢?

公子 (白) 哎呀我的娘吓。

鼓郎 (白) 还有你老子在这块。

公子 (白) 这个混帐东西, 如此说来, 你们会打连相不会?

鼓婆、
鼓郎 (同白) 连相会打, 此刻打不成。

公子 (白) 怎样打不成?

鼓婆、
鼓郎 (同白) 没有打岔的。

公子 (白) 先前什么人打岔?

鼓婆、
鼓郎 (同白) 我儿子打岔。

公子 (白) 你儿子哪里去了?

鼓郎 (白) 去年吃西瓜烫死了。

公子 (白) 你大相公来打岔。

鼓郎 (白) 这么说大相公, 等我的儿子。

公子 (白) 什么话, 唱完了, 你还是你, 大相公还是大相公。我好比三个钱买条网巾——
你们要携带携带。

鼓郎 (白) 相公三十六文买条芦席, 我们包起来玩。

公子 (白) 包涵些。

鼓郎 (白) 不错, 包涵些。

公子 (白) 我们串起来。

(公子作身段, 公子、鼓婆同走, 三插花。)

鼓婆 (吹腔) 好一朵鲜……

鼓郎 (吹腔) 花。

鼓婆 (吹腔) 好一朵鲜……

鼓郎 (吹腔) 花。

(鼓婆唱, 鼓郎帮。)

鼓婆 (吹腔) 飘来飘去, 落在我家。
 我有心将花朵采,
 跌跪在那花枝下, 跌跪在那花枝下。
 好一朵牡丹花, 好一朵牡丹花,
 满园的花香, 赛也赛不过它。
 我有心将花朵拾一枝戴,
 恐怕有看花人儿骂, 恐怕有看花人儿骂。
 哀告小红娘, 哀告小红娘,
 可怜那张琪跪倒在门旁。
 你要不关门,
 定要跪到天明亮, 定要跪到天明亮。
 哗啦啦把门关, 哗啦啦把门开,
 开了那门来, 不见那张君瑞。
 奴认是心上人,
 谁知是那妖魔怪, 谁知是那妖魔怪。
 谁叫你来瞧, 谁叫你来瞧,
 瞧来那的瞧去, 老夫人知道了。
 俏郎君尖刀上死,
 小妹妹悬梁儿吊, 小妹妹悬梁儿吊。
 我的好哥哥, 我的好哥哥,
 哥哥的门前隔断了一道河。
 上搭着独木桥,

(鼓郎上跨, 不过, 上钻过去。)

鼓婆 (吹腔) 叫小妹妹怎样儿过, 叫小妹妹怎样儿过?
 我也没奈何, 我也没奈何,
 先脱了鞋, 后脱了裹脚布。
 这才是为情人,
 才把这河儿来过, 才把这河儿来过。
 八月里桂花……

鼓郎 (吹腔) 香,

鼓婆 (吹腔) 九月里是菊花黄。
 勾引张生跳过了粉墙,
 好一个崔莺莺, 将门儿来关上, 将门儿来关上。
 飘来飘去三尺三寸高,
 飘下个雪美人, 怎比你冤家俏, 怎比你冤家俏。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太阳一出, 雪美人化掉了。
 早知道露水情,
 不该在郎怀中抱, 不该在郎怀中抱。

(鼓郎换扇子。公子躺下, 起来。)

公子 (白) 哎呀唱的好开心呢, 好开心呢。
 (公子揣文。)

公子 (白) 唱的好吓, 唱的好吓。
 (公子打嘴巴子。)

公子 (白) 哎呀, 扇子哪里去了? 又是哪个东西拿去了?
 你真真讨厌, 我的扇子, 哪个叫你拿去的?

鼓郎 (白) 我的小锣片, 哪个叫你拿去的?

公子 (白) 快些拿过来。

鼓郎 (白) 你也拿过来。

(公子贯地下。)

公子 (白) 苟你。

鼓郎 (白) 也苟你。

公子 (白) 真真的讨厌的东西。

鼓郎 (白) 公子唱得好不好?

公子 (白) 唱得好。

鼓郎 (白) 唱得好, 我们要讨赏,

公子 (白) 就是你这个面孔样子, 讨赏一个钱都没有, 叫那个标致面孔过来。

鼓郎 (白) 要钱还要标致不标致, 我今天偏要要, 不苟不行。

公子 (白) 哦, 不苟不行? 来几个人, 拿根棍儿, 把这臭忘八赶了出去。

鼓郎 (白) 哎呀喊, 这么厉害。

(鼓郎出门。)

鼓郎 (白) 老婆吓, 我去要钱, 他不苟, 叫你去呢。

鼓婆 (白) 怎么说, 待我去要。

(鼓婆进门。)

鼓婆 (白) 吓, 相公辛苦了。

公子 (白) 大家辛苦了。

鼓婆 (白) 相公你坐下吧。

公子 (白) 唱得好。

鼓婆 (白) 不好。

公子 (白) 你姓什么?

鼓婆 (白) 我姓万。

公子 (白) 叫什么?

鼓婆 (白) 我叫万人爱。

公子 (白) 那个打小锣的, 是你什么人?

鼓婆 (白) 是我们当家的。

公子 (白) 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鼓郎 (白) 放你妈的屁。

公子 (白) 这个两块钱, 把你买裙子穿的。这个钱, 把你买几件衣服穿穿。

鼓婆 (白) 多谢相公, 下回还唱不唱呢?

公子 (白) 你唱得实在好, 我们老太太喜欢听, 你明天来, 哪哪在那间房子里唱, 千万不要带他来, 你一个人来就是了。

鼓郎 (白) 快走快走了。

鼓婆 (白) 多谢相公, 多谢相公。

公子 (白) 明天来吓, 明天来吓。

(公子下。鼓婆出门。)

鼓郎 (白) 走呀。

鼓婆 (白) 走吓。

(鼓婆、鼓郎同走圆场。)

鼓郎 (白) 出来做生意, 你跟那个相公两个人, 这个这个。

鼓婆 (白) 什么这个这个?

鼓郎 (白) 你跟他那个那个。

鼓婆 (白) 什么那个那个?

鼓郎 (白) 什么那个那个, 你跟他香个嘴。

鼓婆 (白) 我们是姘上的。

鼓郎 (白) 你跟他姘上的, 我跟你半辈子夫妻, 也没有碰一回。你们这宗女人, 是城隍庙的钟——三天不打就要噏。我要打你呢, 我要打。

(鼓婆递银子, 鼓郎接, 笑。)

鼓郎 (白) 又是一包。老婆呀, 我不打呢。

鼓婆 (白) 哦, 你不打了, 我跟你半辈子, 没得把我吃, 把我穿, 自己出来做做生意, 你还要打我, 还要骂, 这个生意我不做呢, 尅死你的妈妈。

(哭)

鼓婆 (白) 我的天哪!

(鼓婆坐地哭。)

鼓郎 (白) 哎呀喊，我不打她，她倒哭起来了。这宗女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还是打。
老婆我要打。

鼓婆 (白) 你打你打。

鼓郎 (白) 老婆我跪下来了。

鼓婆 (白) 汉子回去吧。
(尾声) 受尽风霜苦奔波，
只为饥寒没奈何。
咳，汉子呀，同你转过街衢，
和你再唱歌。

鼓婆、
鼓郎 (同白) 走吓。
(鼓婆、鼓郎同下。)
(完)